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鹏翼徘徊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鹏翼徘徊

孙春平

SUN CHUNPING

■ 孙春平,男,满族,1950年生。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,现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。中短篇小说集《路劫》曾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文学奖。

鹏翼徘徊

孙春平

1

成志超在众人纷纷给他敬酒的时候，听到那句感谢的话，虽已带了几分酒意，心里还是狠狠地吃了一惊。

县里在东甸乡召开种植大棚蔬菜现场经验交流会，二十几个乡镇长都来了，来的还有乡镇的农业助理，加上县委县政府和主管局的领导，足有百十号人，大大小小的车辆挤满了乡政府大院子。会只开半天，饭后各回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去。东甸乡为了会后这顿饭，放倒两口猪，蒸猪血，熘排骨，酸菜炖白肉，实实惠惠的北方过年杀猪菜。已进了腊月门，不为过。酒也是乡里自酿的小烧，冲是冲点，但保证没假，喝着放心。乡镇长们喝得挺上情绪，热火朝天山呼海叫的，两巡酒一过，便纷纷来给县领导敬酒。这种时候就是最叫县太爷们劲儿的关口了，不喝就是不给面子，喝多喝少，总得有八加一（酒）进口落肚。在一个县里，乡镇长就是各路

诸侯，就是封疆大吏，摸爬滚打一年干下来，确实不容易。喝了就是信任，喝了就是鼓励，喝了就拉近了彼此的感情。尤其是上边派下来的县领导，过不了喝酒这一关，先就在彼此的感情上隔了一道膜，就好像那蔬菜大棚，里面是夏，外头是冬，温差太大，谈何令行禁止调兵遣将啊。

这一喝就高了。成志超回了自己的屋子，倒头便睡。东甸乡是成志超的点儿，他有相当多的时间吃住在乡里，省报还为此发表过文章，挺大一块，配了成志超在大棚里和菜农在一起的照片。乡里为成志超腾出一间办公室，摆上办公桌，安上电话，再架上一张床，便齐了，乡政府有食堂，吃住办公都方便。这一觉，成志超直睡到上灯时分，醒来时只觉脑袋木胀，口里发干，身子软软的，连办公桌上的茶杯都懒得去端。秘书小张一定早把酩酊的浓茶备在那里了。成志超躺在床上，眼望着房笆（天棚）发呆，想想午前的会和午间的酒宴，不由又想起了那位乡长敬酒时说的那句让他狠狠吃了一惊的话。那位乡长姓樊，叫樊世猛，挺生猛挺好记的一个名字，是南水乡的。当时，樊世猛挤到跟前来，嘴巴凑到耳边，很真诚地说：“成书记，工作上的事，我今儿不说，这杯酒，我代表我们全家敬您，谢您。您对我们一家的恩德山高海阔，我是大恩不敢言谢呀！这杯酒，我干了，您少喝点，意思意思我就感恩不尽啦！”樊世猛说着，果然就把一杯酒一仰脖都喝了进去，那杯子不小，足有三四两，看得成志超当时直发愣。

樊世猛是带着几分酒意来敬酒的，说这番话的声音未免挺大，虽然食堂里乱糟糟的，可一桌人还是都听到了。樊世

猛抹抹嘴巴再想说什么，坐在旁边的县长陈家舟便起身把他往一边拨，还不客气地训斥道：“不能喝就少灌点儿，跑这儿套什么近乎，去，去！”

成志超当时心里就化了魂，我帮他做了什么？什么样的恩德可称山高海阔呢？虽说都喝多了点儿，言词也不至于这般不着边际吧？可当时满堂乱哄哄，又有人不断上来敬酒，这个疑惑不过只在脑子里闪了一闪，就丢到脑后去了。此时想起来，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，樊世猛的话也似响在耳边。怪了，还大恩不言谢，我可有啥大恩于他？当乡长也不是经我手提拔起来的，早在我来县里之前，人家已是南水乡的土地佬了，他的大恩究竟是指什么呢？

房门轻轻推开，秘书小张探头进来，见成志超醒了，忙趋前将茶杯送到手上，笑咪咪地问：“成书记这一觉儿睡得挺好吧？”

成志超畅快地豪饮了一口水。小张又问：“喝酒肚空，不知成书记想吃点啥？食堂的大师傅没走，还等着呢。”

成志超说：“随便对付一口吧，可别大油大腻的了，水泡饭，整碟酱菜瓜子就行。”

“大师傅把面条都擀好切好了，来碗热汤面行不？”

“也行。你去叫他们下面吧，我洗把脸就过去。”

“您就在屋等着吧，我去给您端过来。这种时候，食堂里空敞敞的，冷。洗脸水我给您倒好了。”

小张说着，又往脸盆里对了些热水，还试了试水温，转身欲出门，成志超又叫住他：

“哎，晌午喝酒时，南水乡的樊世猛给我敬酒，他说的话

你听到没？”

小张怔怔神，摇头：“没注意呀。”

“什么山高海阔，大恩不言谢的，他什么意思嘛？”

小张笑了：“樊世猛这个人，成书记您还不太了解，平时做工作处人处事都还行，可只要二两酒一下肚，嘴上就没把门儿的了，舞舞扎扎胡说八道。酒桌上的话还算数？他说过的话可能连自己都忘了。”

成志超想了想，说：“你留留心，想法从侧面了解了解，看樊世猛最近家里是不是真有什么好事。千万注意，不要弄得又是风又是雨的。”

小张点头，连道了几个“我明白”，就开门出去了。成志超把手放进温热的水里时，心里不由又发感慨，到了县里当这七品官，果然就成了爷，有人侍候着了，要是在省里，莫说相同级别的小处长，就是那些厅局长们也难得这份礼遇和惬意呀……

2

酒桌上的疑惑，就像冬日里的霜花，太阳一出，就悄然逝去了，似乎没留下任何痕迹。春节前迎来送往的应酬活动很多，到部队走访，看望离休老干部和前任领导，还有特困职工和特困村民的安抚工作……杂事一多，哪里还顾及几句酒话？小张没有回复樊世猛家里好事坏事的话，和樊世猛再见面时，樊世猛也闭口不提那件事，好像真的就“大恩不言谢了”。直到回省城的家过年，在朋友的另一次酒宴上，成志

超才觉出樊世猛的话一定事出有因，而且这因果还一定有些别样的蹊跷。

当县委书记前，成志超是省委一位资深副书记的秘书，跟了这位老书记足有十来年。成志超有大学里的功底，爱读书，爱思考，工作又勤谨，给老书记提出过几次很有见识的建议，老书记对他很赏识。两年前，老书记对他说，你也四十傍边儿了，不能总跟着我；我呢，下次换届，或人大，或政府，也总得找个地方赋闲。我看，你还是抓紧到基层去锻炼锻炼吧。县里是只麻雀，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是最锻炼干部的地方，按我们党内不成文的规定，更高级别干部的提拔和使用，这个台阶是不能不走的。与其晚走，不如早走，机不可失啊。成志超听得出老书记没说出口的更深层考虑，两年后换届，省里换，各市地也换，有了两年在县区工作的经验，下一步的仕途就顺畅了，好比田径场上的三级跳，助跑后的第一步蹬踏有力，那第二步也就随势而起，不愁第三步不出成绩。哪位要退下来的老领导不对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员，尤其是赏识的年轻人，没有个长远的考虑呢？于公，于私，都是大有好处的。成志超说，我听老领导的安排。老书记说，你去吉岗县吧。吉岗不富裕，但越是穷地方，越锻炼人，也越出干部。我去吉岗调研时，已对那里的发展有个大致的考虑，你去那里后，别的工作可稍放，但有一项工作必须全力以赴，务必搞好，而且要尽快见规模，出效益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工作吧？成志超问，是蔬菜大棚吧？老书记点头，对，我从农业发展基金里给你带过去五百万，你选一个交通比较便利，土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乡镇，把五百万都投进去，千万不可挪

为他用。五百万是个什么概念呢？以建一个大棚一万元计算，那就是五百个，你若是贷一半，再发动村民自筹一半，那就是一千个。一千个大棚，也算有些规模了，只要见了效益，又何愁村民们不砸锅卖铁再建起两千个，三千个？一俊遮百丑，只要把这项工作做到位，你的政绩也就无须别人评点了。成志超心里感动，说，老领导把路给我铺展得这样平坦，我再走不好，就白跟您身边学习这多年了。任命下达后，成志超行前跟老书记告别，老书记从笔筒里抽出红蓝铅笔，在信笺上重重写下几个字，“免纷争，少疏漏，稍安毋躁”，这几个字算做我的临别赠言，让我多听你的好消息吧。

成志超到了县里，很快就一头扎到东甸乡，大刀阔斧热火朝天地搞起了蔬菜大棚试验区。省里的年轻干部下到县里，一般都安排副书记副县长，成志超是省委副书记的爱将，下来就坐帅帐，这步棋谁都看得清爽，县里人心照不宣，省城的老同学老朋友们则在玩笑中提前祝贺。成志超是飞鸽牌的，鸽子很快将展翅而去，留下的就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巢位；飞鸽下一步的栖身之处必是高枝，早做感情投资总比临时抱佛脚强啊！

成志超的家没搬，也没必要搬。大年初四的午后，省文化厅副厅长赵喜林把轿车开到楼下，说在省城的大学校友们要聚一聚，务请县太爷光临。成志超给老书记当秘书时，赵喜林找省领导请示汇报工作，没少为他从中沟通斡旋，盛情难却，自然就去了。也是在酒桌上，也是在酒至半酣渐入佳境时，赵喜林端起酒，单单向成志超举杯叫阵，“志超，这杯酒我单请你喝，别的不说，就我给你的那六十万，你也得喝！”

成志超心里一沉，六十万！我什么时候跟他要过六十万？他又什么时候给过我六十万？但哪容他多想，满桌校友都摇旗呐喊了，六十万一杯酒，值了！志超你不喝，我们一千个不答应，一万个不答应！又有人喊，喜林，你别见人下菜碟，我这人便宜，不要六十万，六万一杯就行，你让我喝多少是多少！在这种蛙塘鼓噪的情况下，成志超无心辩解，就在那杯酒落肚的时候，他再一次想起樊世猛那句“山高海阔”的话。

喝罢酒，接着唱卡拉 OK。包房里越发哄杂，人们互窜着席位，开始了一对一的愈显亲近的攀谈与联络。成志超凑到赵喜林身旁，小声问：

“喜林老兄，我的厅长大人，刚才喝酒时，我不敢驳你的面子，你让我喝，我可遵命了。我只是到现在也没想起来，你说的那个六十万是怎么回事？”

赵喜林喝了不少，舌头有点儿大，眼珠子也转得不再那么灵便，话却明显地多起来：“我说你呀，就是当了县太爷，也不该这般贵人多忘事嘛。你们县里建了个文化广场是不是？你老兄大笔一挥，下了手令，派人专程到厅里找我。我知你老兄前程广阔，不可限量，哪敢有丝毫的怠慢，就从我已做了计划有了安排的专用款项里给你们拨过去六十万。不是我今天喝多了挑你的小理儿，虽说你张口一百万，我给六十万，没能百分之百地让你满意，可你也该知道的，文化厅可不比财政厅，清水衙门，挤出这六十万你知我费了多少口舌？得罪了多少人？而且隔着市里这一层，把款子直接拨到县里，也是破了常规的。可你老兄事后连电话都没给我打一个，我不敢领谢，可盼着县太爷赏个笑脸，总不为过吧？要不是年前

你打发人给我送来两只仿古大瓷瓶，哼，今天我请你？我都不想答理你了！”

成志超的心不由又沉了沉：“来送瓷瓶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还是上次拿着你的条子到厅里找我的那两位，一个副县长，一个文化局长。”

“此事你可记清楚了？”

“我还没七老八十糊迷颠倒呢。”

“你说的那张条子，哦，就是所谓我的‘手令’，还在你手上吗？”

“在呀。我这人，一年清理一回文件柜。新年过后，我在清理那些东西时，还见了那张条子，本想送进碎纸机里算了，又想你老兄日后不定发达到何种程度，那这纸真迹可就成了文物，所以就又保存起来了。”

“能不能……找出来给我看看？”

“你……你什么意思吗你？钱到了手，你还想不认账了啊？”

成志超淡淡一笑：“随你怎么想吧。但这张条子还是给我看看的好，而且，最好能交给我。”

酒意朦胧的赵喜林警觉起来，眼睛瞪大了，声音却低下来：“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是还有点儿啥说道？”

成志超摇头：“还不好说，你总得让我看过再说嘛。”

赵喜林想了想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县里去？”

“初八上班，初七晚上回去。”

“那好，你要不急，你下次回来时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派人给你送家去；要急呢，初八一上班，我特快专递给你寄过

去。”

“不，一会儿散了席，我就跟你走，先直奔厅里，行不？”

当天入夜时分，成志超坐在赵喜林办公室看到那张条子时，心里虽已有准备，还是暗暗大吃一惊。字迹确像自己的，尤其落款签字，每一笔都很到位，该虚的虚，该连的连，与自以为独树一格的签字别无二致。可这封信绝对不是自己写的呀，这不会有错。到了县里后，自己便依照老书记的叮嘱，全力以赴去抓蔬菜大棚，其他工作，都交给了县长陈家舟或主管副书记副县长了。县里建文化广场，是常委会专门研究确定的，具体工作自己却基本没介入，放手让主管领导去落实，他们并没有跟自己汇报过经费问题呀。

条子是这样写的：

喜林厅长：

见字如晤，你好。

我来县里，虽有雄心独撑起一方天地造福于吉岗，但毕竟身单力薄，时有力不从心之感。县里的文化广场建设，进程过半，却因资金不足，很快陷入停工待料的窘境。这种拖尾工程，最容易招惹上上下下的责骂。万般无奈，只好学学孙猴子，取经路上，多求佛门。切望老兄能在省文化发展基金中鼎力相助一二，只需拨来一百万，广场即可很快告竣。愚弟知恩，小县念情，容当日后再报，先谢了！

下面便是签字和日期。连遣词用句的风格都是和自己日

常给友人写信极似的。这个东西究竟是谁捉笔伪造的呢？

赵喜林靠在皮转椅里抽烟，笑问：“这回你还有什么说？”

成志超问：“你是把款直接拨到了县里吗？”

赵喜林答：“账号是你们那位副县长和文化局长带来的，还想查查？”

成志超把纸条折叠好，放进手提包：“这个，我带走。”

赵喜林说：“当着真人，别说假话。你的葫芦里，到底装的是什麼药？”

成志超想了想：“暂时还不好说。这样吧，这事，你知，我知，暂时都不要往外讲。日后，我一定对厅长老兄有个如实的汇报，好不好？”

赵喜林脸上露出不悦之色：“随你便吧。走，回家睡觉去。”

3

酒劲儿上来了，脑袋胀胀的，眼睛涩涩的，回到家里，却毫无睡意。坐进书房，将那张纸铺展开，一字一字看，犹如看天书，又好像看文物，脑子里转的就是一句话，投资五百八十万，算做去年为老百姓做的十大好事实事中的头一件，国庆节剪彩时，县五大班子首席领导都到了，一个个喜笑颜开拱手相庆，都赞成书记有魄力，来到县里就干了一件让大家企盼多年的大好事，并没有一人跟自己提起资金不足和请求省里支持的话呀。这笔六十万专项资金真的投入了广场建设吗？如果真的投入了，那为什么事先不请示，事后不汇报，却伪造信函，瞒天过海，这里没鬼才怪！他们也太不把我成志

超放在眼里了，狗胆包天啊！由此，成志超再一次想起樊世猛那句“山高海阔”的话，现在可以断言了，那绝不会是一句拉拉近乎的酒话，后面必定还有一个瞒天过海的阴谋。酒后吐真言，樊世猛和赵喜林一样，都是在酒后泄露了天机，如果说有不同，赵喜林是被人欺骗利用，却并无自己任何好处（两只伪古瓷瓶姑且不计），樊世猛却是既得利益获得者，和他们是同伙，还当别论。

他们是谁，成志超心里一清二楚。县委书记是“飞鸽”，县长陈家舟却是“永久”牌的，坐地炮。这些年，陈家舟从乡镇长、县城建局长、副县长一路干上来，县长的位置也坐了五六年了，野心早膨胀得可以，跟前两任书记配合得都不是很开心，县里的四梁八柱，也早被他安排得妥妥当当了，细查查，不是皇亲国戚，也都有深层次的渊源。按照老书记“莫纷争”的叮嘱，成志超到了县里后采取的策略是，干部队伍维持现状，基本不动，我不提拔，也不调动，看你还纷争个什么？关于“少疏漏”，成志超心里也自有章程，眼下社会最容易让干部疏漏处，不外是经济和人事两块，我不贪污不受贿，管钱的大权交给县长，甩手自在王，两袖走清风，又何疏何漏之有？至于人事权，县里的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早就严重超员，财政窘迫，苦不堪言，常委会做出决定，严格控制编制，三五年之内，原则上不进新人，特殊情况的，也必须经县委主要领导亲自签署意见。主要领导就是成志超了，任你是谁的亲爹热娘，我的笔就是一人不批，不信还有什么疏漏。大年初一时，成志超去老书记家拜年，把自己去县里后的工作和这些思考都向老书记汇报了，老书记赞许，说：

“你在县里的情况，我多少听说一些，反映不错，我放心。关于免纷争和少疏漏，重点是前者。疏漏嘛，谁都会有，做工作就免不了疏漏，只要少，只要情有可原，特别是，只要没纷争，没人见缝下蛆地追缠，就不会成为什么大不了的问题。省市两级换届的工作再有半年就要开始了，编筐编篓，全在收口，这段时间，你要更加谨慎才是。”

可不纷争并不是稀里糊涂。我可以装气迷，装糊涂，也可以放某些人一马，但那也要看是些什么事，似这般，王八蛋们自以为摸准了我怕出纷争的心理脉络，竟把伪造我信件的事都做出来了，这叫无法无天，我还能嘻嘻哈哈自作不知吗？此一信是我已知的，蒙在鼓里的谁知还有多少？他们真若以我的名义招惹下塌天大祸，那就是大疏漏，大疏漏的结局就一定会比不纷争好吗？

酒冲气血，壮胆壮魄。成志超拿起了电话，打给秘书小张。夜已很深，电话是小张的爱人接的。成志超报了姓名，又问了过年好，小张爱人便受宠若惊地连声说：

“哎呀，是成书记呀？您过年好吗，我怕打扰您，都没敢拜年呢。这么晚了，您还没休息呀？”

成志超问：“小张在吗？他睡下了吧？”

小张爱人说：“他去给陈县长的丈母娘过六十六，喝多了，就先睡下了。我这就叫醒他。”

小张显然已醒了，耳机里传来嘟嘟囔囔的责怨，“啥六十六不六十六的，瞎嘞嘞啥。”待话筒到了小张手上，那声音便立刻柔和了：“是成书记呀？您哪天回来？我去接您。”

成志超故作轻松亲切，笑说：“你先使劲打两个哈欠，等

彻底醒过来我再跟你说。”

小张说：“我醒了，真的醒了，一听是成书记的电话，我立刻就醒了。您有什么指示就说吧，我保证误不了事。”

“这几天县里没什么事吧？”

“没有。我天天去县委看值班记录，有些小事，在家的领导都及时处理了，您放心吧。”

“那我问你，年前，县里在东甸乡开现场会那天，我让你问问樊世猛家里有什么好事的话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
“记得记得。是这么个情况，入冬时，樊乡长老爹住进了医院，手术前必须交足两万元押金，家里一时筹措不到，樊乡长就找到了陈县长，意思是从县里借。陈县长当时很为难，这种事要开了口子还了得，干部家属生病住院的多了，借谁不借谁呀？可干部真遇到了难处又不能不管，后来陈县长就从自己家里拿出了两万，对樊乡长说，这事跟成书记研究了，借公款肯定不行，是成书记最后拿的主意，你们两人一人拿一万，先把老爷子的病治好要紧。就是这么个事儿，樊乡长那天酒桌上的话也是冲这说的，当时他爹已经病好出院了。这事怪我，了解清楚后本应立刻向您汇报，可节前工作一忙，就忘到脑后去了。真是对不起，大过年的，还让成书记挂念。”

“这事你问的谁？”

“按您的吩咐，我尽量缩小范围，不动声色，先问南水乡乡长的秘书，陈县长的秘书也证明确有此事，而且两万元钱还是他坐县长的车，给樊乡长送去的，并当面向樊乡长传达陈县长的意思，这事切不可再向外人说，还钱时也只交到他手里就行了，不要四门贴告示，闹得哄哄嚷嚷的，两位领导

不图助人为乐的美名。我当时还责怪陈县长的秘书，说这事既打了成书记的旗号，不跟别人说行，起码也该跟成书记说一声吧？秘书说，这也是陈县长的意见，跟成书记说吧，成书记不好不拿钱，要是成书记一时手紧，反弄得尴尬了。成书记抓县里大事，够劳心劳神的了，这点儿小事，咱们还是多分分忧吧。”

成志超沉吟了好一阵，才又问：“樊世猛当了这么些年乡镇领导，为给老爹治病，两万元钱也拿不出？这不太合情理吧？”

“是这样，樊乡长为张罗给儿子结婚，今年夏天，哦，现在说，就是去年夏天了，在城里买了一户商品楼房，家里攒的十来万元钱都投进去了，跟亲戚朋友又借了好几万，不然，也不至于一时求告无门，不好开口。”

成志超不想再问下去了，说了声就这样，你睡觉吧。小张又问成书记什么时候回去，他要随车来接。成志超说听我的电话吧，就挂了机。望着眼前那纸伪冒的信件，他仍是发呆。如果没有这纸东西，他不能不信小张的这番话，这番话很圆满，合情合理，滴水不漏。可这纸物证明晃晃地摆在眼前，还能轻信那种冠冕堂皇的表白吗？谁比谁傻呀？即使傻，又傻多少呢？这种猫盖屎般的表白，越编派得天衣无缝，越此地无银疑点重重。小张是个何等精细的人，平时连一杯茶一盆洗脸水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无可挑剔的人，会把领导亲自吩咐的事忘到脑后去？县委县政府两家大院基本都是陈家舟的人，不是的，也在削尖脑袋往那边巴结投靠，独善其身者虽有，但毕竟是少数，而且多不在重要部门重要岗位上，这

一点，成志超没到县里前，已间接有所了解，到了县里后，更是心知肚明。自己单枪匹马，面对的是一种何等顽固而强大的势力呀！

妻子宋波穿着睡衣推门进来，笑吟吟地说：“老爷，还不安歇呀？”

宋波在省城的一家医院当大夫。成志超到县里工作，十天半月难得回家一趟，进了家门，宋波就常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。寂寞的女人看古装电视剧看多了，就古为今用地这般表示着对丈夫的渴望与亲昵。

成志超将写字台上的那纸证据收起来，往抽屉里放，宋波却一把抓过去看，笑说：“该睡时不睡，原来孤芳自赏呢。说说看，老爷的这纸大札，人家是赏脸了还是卷了面子了？”

成志超把那张纸收回来，说：“你快回去，小心冻着。我去洗洗，就睡。”

4

成志超初七上午就回了吉岗。他把电话直接打给小车司机，让他自己来接。可小车开回县委大院时，小张已在传达室等候多时了，见面又问过年好，又问怎么不在家再休息一天，又转身埋怨司机去接成书记怎么不叫上他。成志超说，你别怪他，是我不让告诉你的，白搭上一个人，何苦嘛。小张便不再吭声，跟在身后进了办公室，忙着沏茶倒水，又问午饭想吃点儿什么，晚饭怎么安排，成志超说，这几天忙着应酬，满肚子灌的都是酒，现在还脑袋沉肚子胀呢，提前回来

只想躲躲清静，好好睡上一觉。午饭不吃了，晚饭也安排出去了，你们都不用陪着，回家接着过年。听了这番话，小张的神色越发怯怯的，站在屋里，走也不好，留也不好。成志超看在眼里，心里暗暗好笑。自己给他的脸色够足的了，不让他去省城接，生活上的安排也都回绝了，当秘书的怕的还不就是领导者不动声色的疏远？孔老夫子有话：小人与女子难养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，自己的戏当演则演，当收则收，过犹不及，反而有失一县首脑的气度了。驭人之术，亦张亦弛，远近有度，虽说早知小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那件事办得太过倾斜，但给过脸色看，也该赏颗甜枣了，这也是走好下步棋的策略需要。这般想着，成志超就从床下摸出两瓶酒，是朋友送的五粮液，对小张说，你回去吧，这两瓶酒带上，听好，不是给你的，是送你老爸的，年前忙忘了。没出正月，拜年不算晚，你替我给老人家斟上一杯，就说我不再去家拜年，酒到意到吧。这一招立竿见影，小张抱着酒，越发不知如何是好。成志超再催他，回去吧，把传呼开着，有事我找你。这几天应酬得又乏又烦，我只想自己躲躲清静。我回来的事，谁也不要告诉，好不好？

小张再三感谢地抱着两瓶酒离去了。成志超掩死了门，回身奔电话机。话机有来电显示，按下未接键，那个熟悉的号码便一次次闪现出来，从时间上看，从初一到今天，至少是一天一次，最早的是除夕夜，过年钟声一响，电话就打过来了。打电话的人是知道他回省城过年的，这一个个的电话只是表达一种祝愿和企盼，有事就打到手机上去了。成志超心里漾起一股温温痒痒的暖流，他想把电话打回去，可犹豫了

一下，又把这个念头按下了，而是把电话打到了县公安局长魏树斌的手机上。

“哟，成书记回来啦？还没拜年呢，过年好吧？”

“好不好的就那么回事呗。说句心里话，懒得过年。”

“成书记有事吧？”

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大安乡出了个案子，看样子是报复杀人。我在乡里呢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初三就回来了。过年这几天不敢大意。”

“案子上的事，还能脱得开身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和刑警大队长都在这儿呢。”

“我想跟你喝喝酒，说说话，只你和我。你别带车，我也不带，晚五点我到县高中操场散步，咱们那儿见，行吧？”

“明白，没问题。”

成志超放下电话，就把电话线拔了，手机也关了。他仰靠到床上，他要再想想，那件事和魏树斌怎么说，甚至要不要说，他都需要重新考虑考虑……

5

魏树斌原是市里另一个县的公安局长，按省里要求，公安局长大调防，便被派到了这里，家也没搬，和成志超一样住着单身宿舍。

正月里的傍晚五点，天已擦黑。魏树斌坐着一辆出租车绕到县高中的操场。操场上很安静，只有几个小孩子追着用

小鞭儿（一种小爆竹）互相戏闹，那砰砰的爆响炸出几十年的喜兴。成志超钻进汽车，魏树斌问，去哪里？成志超说，随便。魏树斌说，城西国道边上有一家狗肉馆，那三鞭汤了不得，补补吧。成志超笑，说你初三就离开老婆了，还补什么补？魏树斌也笑，说我给你补。成志超说，不求奢华，但求安静，有单间吧？魏树斌便拍拍司机的肩头，说出城往西。

魏树斌一直没在司机面前称呼成书记，这便是搞公安的精明谨慎处，一点就透，不点也透的。

半碗滚热的狗肉汤进肚，俩人额上都有了细碎的汗珠。魏树斌说：“成书记，这回该下指示了吧？”

成志超面色严肃起来，字斟句酌地说：“你是知道的，县里有一张官网，我是庙里的佛爷，端然高坐，那些人烧香磕头地供着，却不会把我往网上编；你呢，虽说比我来县里还晚些，但他们倒是希望你能成为这张网上的一个力量，而且不仅仅是一根丝一缕线，而是一条纲。但据我观察，你无心此道，也不屑此道，起码眼下是如此。这也是我格外敬重你的地方，不然，我不会大过年的单独约你出来。”

魏树斌低声骂：“操，想让我跟他们狗扯羊皮，休想！我管他球的网不网，真要做出无法无天的事，我照样撕他个稀巴烂！”

成志超从内衣袋里摸出两张纸，铺开展在魏树斌面前：“你是行家，明眼人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吧？”

一张是那份伪造的求助信，另一张是成志超依样手抄的。魏树斌看了看，说：“你告诉我，哪张是真的吧？”

成志超便将那张真的撕掉一个角。“要想顺蔓追查，只需

把带着假信去省里的人交到你手，一审便知，但我眼下还想把线往长放一放。你想办法尽快把这个伪造书信的人给我查出来，依我判断，既有此信，极可能还有类似的伎俩用于别处。你注意，千万不能打草惊蛇，县公安局你如果有可依靠的人手，当然最好；如果没有，你还是去搬动以前的老班底。此事务必稳靠，不能起风，更不能起浪，明白了吧？”

魏树斌是个有勇有谋、不惧生死的豪壮汉子，当年在邻县当刑警大队长时，和逃犯肉搏，身负重伤，曾得到省公安厅的通报嘉奖。他淡淡一笑，问：

“成书记是不是还有别的线索，没跟我说吧？”

成志超便又说了樊世猛的那个事。“你把这事也查一查，看樊世猛家里最近到底有什么值得‘谢主隆恩’的事？”

魏树斌沉吟了一下，再问：“成书记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，你想把这事打到什么点子上？”

成志超说：“实话实说，我心里还没个准谱。但起码一点，我不想当被蒙在鼓里的冤大头。”

魏树斌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成志超问：“我这么做，只是有一点疑虑，不会有擅动专政工具之嫌吧？”

魏树斌摇头：“有伪造书信为证，基本可认定案涉诈骗。打击诈骗犯罪，是公安机关责无旁贷的职责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成志超基本还是应酬，不断地接县局和各乡镇头头们的电话，诸常委县长们也一个个跑到办公室来嘘寒问暖，不外还是那套拜年嗑儿。下午，召集了一个书记办公会，要求县委机关和县直各部门赶快收心，把工作走向正

轨，特别督促各乡镇做好春播准备，北方多春旱，去冬少雪，要立足于大旱。会一散，成志超就坐车奔东甸乡去了。

6

当天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成志超拨了那个熟悉的号码，接电话的是柔柔的女声，问，你昨天回来，怎么才给我打电话？成志超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昨天就回来了？女声说，我给你打电话，占着线呢。成志超说，占线也可能是别人正往里打。女声说，但不会好长时间也打不进去。昨天夜里，我睡不着，就自己出去走，看到县委大楼里你的房间灯亮着。成志超心里再次漾起温温甜甜的暖流，说对不起，这几天我心乱得很。女声犹豫了一下说，你……来吗？成志超说我已到东甸乡了，改日吧，行吗？女声轻轻叹息了一声，电话就断了。

女人叫董钟音，她真的懂洪钟大吕之音吗？记得是前年入秋时，北部山区下暴雨，出现了山体滑坡和泥石流，有几家农舍被冲毁埋没了，还有人员伤亡。成志超乘车去了灾区，傍晚往回返，公路又被滚落的山石阻塞了，养路工人在忙着清障，大大小小的汽车排在路障前足有近百辆。司机掉头准备从另一条乡路绕道回城时，一个年轻的女子从停在一旁的大客车上跳下，对前座的秘书小张说，是回县里的车吧？我是县信用社的会计，家里有急事，带我回去行吗？小张回答得很干脆也很不客气，这不是出租车。女子不甘心，死拉着车门手不松，嘭嘭嘭地敲车后窗。坐在后座的成志超摇下车窗，问，什么事这么急？女子答，我到乡里搞信贷核查，把

孩子寄放在邻居家，邻居来电话说孩子病了，烧得很厉害，要赶快送医院。

过后，成志超一次次问自己，那天，是什么心理因素让自己同意董钟音上车的呢？仅仅是对这位急切女子的怜悯和同情吗？显然不完全。来县里报到前，昔日的老同学老朋友送行，酒桌上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，你以前是侍候省委领导，到了县里，你就是太爷，别人该侍候你了，必须赶快转换角色，没有角色感就难立权威，没有权威就难有作为，中国人吃这个，懂不懂？成志超给首长当了这么些年秘书，经的看的多了，如此浅显的道理似乎不需要别人提醒。所以到了县里，成志超的角色转换很迅速也很彻底，他的1号车不许别人动，闲着就闲着，有时几辆车一块外出，即使别的车很挤，他也轻易不会说坐到这车上来吧。县里的干部们也很快适应了成志超的做派。敬而远之，又恭又怕，这是维护权威的需要。对这点，成志超心里有过不忍，也不安，但渐渐地，也就泰然了。可那天呢？是不是因了女子的年轻清丽，还有那忧心戚戚的神情打动了自己？当女子上车时，司机也下达了很不客气的指令，把脚上的泥擦擦。女子执行得很坚决彻底，急急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个塑料口袋来，坐进车时，先把两只沾满了泥水的坡底黑布鞋装进了塑料袋。

女子是穿着薄薄的丝质袜坐进车里的，这让成志超感到很不安。车上三个人，从泥石流救灾现场出来，又是风雨天，哪人脚上没泥？他笑笑说，哟，不知你这车这么娇贵，要不要我也下车擦擦呢？司机忙说，成书记，您别在意，我不是在说您。成志超严肃地说，不管你说谁，我都很在意，出

门在外的，尤其对女同志，县直机关的人要特别注意应有的礼貌。小张忙着打岔溜缝儿，成书记批评得对，以后注意，以后注意。

司机不再敢吭声。成志超看了女子一眼，见女子把脸扭向了车外一侧，从窗玻璃的折光里，看得出她眼里蒙上了一层泪雾。那天的车不是县里的1号，如果是1号，也许这女子就猜得出他是谁，也不敢贸然请求搭车了。县里为抗灾抢险，配备了一辆越野吉普，名字叫得响亮，沙漠风暴，好几十万，一辆顶桑塔纳两三辆，平时备用，只有遇到重大灾情险情才启动，司机也是随车调换的。成志超为了缓和车里的压抑气氛，主动先和女子答话，问，孩子爸爸没在家里呀？女子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，忧戚的眼睛又望到窗外去了。那摇头的含义不明，是孩子的爸爸不在家，还是孩子没有爸爸？她是独身？抑或是不让他再问下去？

高档的物品自有高档的享受，沙漠风暴轻轻摇晃而不颠簸，像摇篮。也许女子太疲倦，在“摇篮”里很快睡着了，睡得很香甜，进城时也没醒来。成志超在县委下车时吩咐，你们俩受点儿累，把这位女同志送到家后等一等，如果孩子需要送医院，你们就跑一趟，好不好？司机还为刚才鞋的事小心着，抢着应诺，成书记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办好。

这件事情，似乎很快就忘到脑后了。几天后的夜里，成志超正在看书，电话响了，是一个女声：

“成书记您好。您不记得我了吧，我就是前两天搭您车回城的那位女同志，您还让司机帮我把孩子连夜送到医院，我是下了车时才知您是我们县里最大领导的。孩子打了两天点

滴，烧已经退了。成书记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。如果我们的领导都能像您这样富有人情味儿，那该多好啊……”

女子说得很快很急，听得出，女子很紧张，是备了腹稿的。至于自己当时说了什么，成志超已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她答：“董钟音，钟声的钟，声音的音。”成志超笑说：“我也听懂洪钟大吕之音了，你在提醒我以后要多为群众做一些好事善事，我也感谢你了。”

过后的几天，成志超从东甸乡回县里主持常委会。又是夜里，一时寂寞无聊，就去按电话机上的来电显示键，于是，那个当时还很陌生的号码便闪显了出来，再看来电时间和通话时间，成志超便想起了那个很清柔的声音；进而又想到那双忧戚的眼睛，睫毛很长，黑黑的眸子藏在睫毛里显得深不可测；再想到的就是那白皙清丽的面孔，还有那双只穿了丝质袜子的显得很秀气的脚踝……那一刻，成志超走出了男人在寂寞无聊时极容易走出的一步，他特别想听女人的声音，或者说，他特别想和一个女人说说话聊聊天，他犹豫着，编措着不让对方感到唐突的借口，把那个电话打了过去……

那个电话打了许久，当成志超放下电话时，感到心情很轻松很愉快，还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交往便是这样开始了。先是她来过一次电话，过两天他再打过去，一来一往，后来便无节制了，先谈工作，谈家庭，后来谈到了情感，她甚至把一些男人对她的骚扰都告诉给了他。他知道了她原先的男人是大学里的同学，高两届，那个男人为了巴结上司，竟充当了极可耻的皮条客，把单位里的一位女孩子连哄带骗地带到了上司家里，他却掩上门躲出去望风。上司对女孩子欲

行非礼，女孩子刚烈不从，厮拼中跳窗挣逃，没想摔折了双腿。上司和她的男人都被判了刑，她男人是三年。男人犯下的事太齷齪太下作，她不能原谅，已经决意离婚了，只是考虑男人还在狱里，妻离子散不利改造，才准备在他出狱后再办手续。成志超的妻子是搞医的，岳父原是省里的厅级领导，回到家或在电话里，妻子谈说的更多是医患纠纷和她道听途说的官场之事，她对那些升迁贬谪似乎有与生俱来的兴趣，听得多了，难免腻烦。

新奇感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诱惑，何况是一位年轻漂亮又善解人意的女子的倾诉呢。先还只是在电话里谈，后来就相约了，他打出租车，开出几十里，带她到路边小饭店里，边吃边谈；再后来，她说夜里孩子不好安排，他就到了她家里。孤男寡女的，一切便都瓜熟蒂落地做下了。成志超以为这只是他和她心中的秘密，虽不堂皇但却甜蜜，谁都不会知道的。但天下真会有绝对的稳秘吗……

7

成志超到了东甸乡，又接连着忙了几天。这一阵主要是筹划大棚蔬菜的销售，又一茬青菜眼看要下来，且数量很大很集中，此一茬不比春节前的彼一茬，销路难免不畅。鲜菜不比粮食，不好存放，别说烂掉了，放蔫了都将直接影响菜农的收入。成志超听说乱季蔬菜出口俄罗斯的数额不小，便忙着找人拉关系跟省外贸公司挂钩，对方答，我们的货源已完全充足，你老兄既说了话，我们也不好不办，但货你们一

定要保质保量，而且要按时送到绥芬河通商口岸，我们总不能为了你们那十车八车菜再派车去拉吧。成志超又忙着和乡长商量雇车运菜的事。

陈家舟坐车追到乡里来。成志超的心紧了紧。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。”早有决定的，县委县政府的日常工作，除非特别重大，都交给县委副书记、县长陈家舟酌情定夺，是什么事情让他亲自跑来了呢？电话里不能说吗？

陈家舟说：“倒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最近几个月，两个大院的办公经费开销很大，尤其是电话费，每月都在十几万元。我派人到电信局查了查，有些电话还是可打可不打的嘛。咱们这个县，财政状况本来不好，这种支出再这么无限制地膨胀扩大，别说老百姓不满，连咱们这些当家主事的都感到心里不安啊。”

成志超心里便有些不悦，这是鸡毛蒜皮嘛，找我做什么？可他还是笑着说：“那你老兄就狠狠抓一抓，也别只限电话费，差旅费呀，水电费呀，公车使用啊，还有其他别的什么，一并抓，我完全同意，坚决支持。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，这条原则到什么时候都要坚持。”

陈家舟说：“政府那边，我在会上已经说过了，为了引起重视，我说得挺狠，甚至可以说挺损，都有点不顾情面了。县委那边，我想还是你回去亲自说一说。有些话，我在政府那边说，谁心里不服他也得给我立起耳朵老实听着。可县委那边，我再那么说，可能就是牛犊子上套，使不上正经劲儿，还起负作用了。”

成志超点头：“好，过两天我回去强调一下。”

陈家舟说完，就起身离去了，走时从文件包里抽出一沓纸，说这个你看看，电信局的话费凭据。成志超说眼看傍晚了，吃完饭再走吧，乡里的水豆腐不错。陈家舟说，家里还有两拨客人要陪，都是爷，慢待不得呀。

陈家舟一走，成志超就打开了那沓纸，原来是电信局的电话明细单，县委机关的每部电话都有，是年前两月的。再细看，心又一沉，通话超过三十分钟的，陈家舟都用红铅笔勾了出来。成志超翻到自己那一页，勾出的竟最多，共十一次，最短的也有三十二分。陈家舟专程而来送上这么个东西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真希望我在会上说说，还是提醒我要以身作则呢？或者说，是知我有过多的超长通话，有些话怕伤及我？按电信部门的规定，除非用户的长途电话，这种市话的明细是不给开列的，陈家舟一定动用了行政手段。但再退一步想，为了做过细的工作，即使开列明细，也不该将常委和主要领导的张扬开来。县委机要室为了保证常委们的通话不泄密，已按上级要求，将各部话机都安装了防泄密装置，身为副书记的陈家舟不会不知这起码的常识。如此所为，既不符合常规，也不符合陈家舟的性格。外表看，陈家舟本是粗粗拉拉的一个人，此一番突然精细起来，他究竟要干什么呢？

成志超心里突一震，那就只有一种解释，陈家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在旁敲侧击告诉我，他已经注意到了那个数次超长通话的号码，甚至可以推断，他已知晓了接电话的那个人是谁。

成志超呆住了，只觉脑门刷地出了一层冷汗。

陈家舟此行，居心叵测啊！

8

魏树斌来了电话。

“成书记，晚上有时间吧？再去县高中操场散散步怎么样？”

“行啊。只是不要再去狗肉馆，在乡里呆了几天，案头一大堆文件等着批阅呢。”

“那我就晚点儿过去，八点吧。”

“好，八点。都多穿点儿，春风刺骨，别冻着。”

一个县的首席长官和公安局长以这种地下工作的办法谈工作，有点儿不可思议，也让人难以置信，但生活的真实就是如此，信不信由你。

初春的夜风，清冷料峭。学校还没有开学，但准备高考的学生已被提前召集回来，教学楼高三级的那一排窗口亮着雪白的光。操场上很安静，空无人影。教学楼里有师生，校园里便管得严了，不再容许社会上的闲杂人到操场上散步锻炼，好在门卫师傅早认识了常来散步的县委书记。进校门时，成志超说，一会儿有个人找我，你放他进来。师傅应诺，好嘞。

魏树斌准时来了，两个人顺着灯光照射不到的幽暗跑道来来回回地走。成志超故作轻松地问：“不会是让我大出意外的结果吧？”

魏树斌说：“文化局有位副局长，叫邹森，此人业务能力

平常，却爱好书法，是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，突出特点是极善模仿，毛笔硬笔都来得，据说他模仿出来的东西，让行家们都叫绝。我们局里的张政委有一次跟他在一起，说我不信你谁的字都能学，你学我几笔试试。邹森说，你先写几个字让我看看。张政委便掏出钢笔写了。没想邹森看了看，便将那页纸揉了，提笔便写，竟让张政委目瞪口呆无话可说。邹森和县里的一些头头过往很密，常在一起喝酒打麻将，一打就是通宵。据推测，伪造书信的事极可能是他所为。我找市局鉴别字迹的专家看过你交给我的那两页书信，专家说，这好比假钞，若粗眼看，是轻易难辨的。我想，此人既敢伪造你的书信跟省里要款，身后必有后台，至于后台是谁，我不敢妄下断言。据我所知，省里拨下的那笔款确是进了建设广场的专项账里，但有些支出让人费解。比如广场中心的那个所谓标志性雕像，你知道光设计费就花了多少？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三十万，而且是白条子。设计是陈县长最后拍板的，条子也是陈县长亲自签批的，据说陈县长批条子还说，知识产权嘛，歌星出场费还好几万呢，一个人一辈子能拿出几个这样的设计。”

成志超冷笑：“哼，狗屁的知识产权，吓唬哪个土老帽呢？就那样的设计，要新意没新意，要特色没特色，随便请美术学院搞雕塑的老师都拿得出来，还不定是哪家废弃不用的残次品呢。”

“广场东侧围墙的那一溜儿画，也是三十万。”

成志超又冷笑，却不再说话。那也叫画？是跟大连开发

区的五彩城照虎画猫学来的，不过是些卡通画，找些有点绘画感觉的中学生就能临摹打造下来。

“还有，你叫我打听樊世猛的事，也有了些眉目。樊世猛有个儿子，高中毕业后在家呆了两三年，一个多月前，这小子突然变成了城关镇财政所的会计，财政所是县工商局的派出单位，按月拿固定工资。一家人正乐得鼻涕泡还没擦净呢，春节前那小子又突然被辞回了家，害得一家人哭哭啼啼没过好年。樊世猛是个炮筒子，那一阵出来进去的到处骂三七。成书记你别介意，他指名道姓地主要骂你，说又想当婊子，又想立牌坊，都是些什么东西！又说那五万元钱的人情费要不是已经退给了他，他就到了县委大楼里揪你脖领子闹。这些日子又突然消停了，闭口再不说孩子的事，不知因为啥。”

成志超掐指细算，明白了。一个多月前，儿子刚刚端上铁饭碗，老子自然又是秧歌又是戏，正在兴头上；可就因为樊世猛一时得意忘形，跑到成志超跟前敬酒，接了他人情费的人见露了马脚，便又慌慌张张地把那小子辞退回家。想到这一点，成志超淡然一笑：

“好，又笑又哭，又谢又闹，很好！但你知道不知道，县委早在常委会上做出过决定，为了严格控制吃财政饭的人员编制，凡县直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进人，最后必须经我签字？依我推测，给樊世猛办这事的人极可能与前面说的假信一事是同一伙人所为，而且采取了同一种卑劣的手段。”

魏树斌点头：“这事起码要有人事局、财政局、工商局和县里分管的副书记、副县长点头，任何一个环节梗阻不畅，都不可能办成。所以，在没请示你的情况下，我还摸了其他一

些情况，不知你是不是想知道？”

“别卖关子，说。”

“在你来吉岗工作的这两年多时间里，人事局调入和新录用的共是七十六人，都端起了县财政这个铁饭碗。”

成志超大惊：“你再说一遍，多少？”

“七十六人。”

“真他妈的！”成志超一时怒起，再不顾斯文，破口骂了，“经我手，只批了三四个，最多不会超过五个，都是理应必批的，怎么变成了七十六个？”

“县里老百姓有几句顺口溜，你听了更得骂。‘成志超，扣大棚，花钱流水不心疼；坐在机关不管事，就会给人签名字；成志超仁字不白写，喝的都是百姓的血。’”

成志超反倒不骂了。老百姓都这般骂了，你还骂什么？骂什么还比骂吸血鬼更恶狠更无情？清寒的夜风吹来，让他热胀的脑袋冷静了许多。这帮贪婪的蠹虫！这帮无耻的小人！这帮挤成一团的蛆！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呆不长，便打着我的旗号如此为非作歹！真是欺人太甚！蓦地，成志超想起陈家舟专程跑去东甸乡送去的那沓通话明细单，这回明白了，那是一种示威，那是一个企图四两拨千斤的暗示；你成志超的小辫子已抓在了我们手里，你给我们老实点儿，不老实我们会给你好瞧！

魏树斌问：“成书记，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，下一步怎么办，你下决心吧。”

“你在摸这些情况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可能察觉？”

“这很难说。我尽量做得隐秘，不动声色，但鱼既动，水

就难免起皱，那些人是惊枪的兔子，白了尾巴尖的狐狸，极惊极滑，我不敢保证他们一点儿没有察觉。”

成志超伸过手：“给我一支烟。”

妈的，有小辫子又怎么样？我不过和一个女人的电话多了些，现代社会，难道电话多些密些也是罪过？不信他们手里还有录音不成！

成志超把烟尾巴摔到地上，狠狠地踩死：“给我把人事局的档案封起来。为防意外，档案另装保险柜，暂时移放到你们公安局的密藏室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开启。待县委常委会做出决定后，再做下一步行动。”

“成书记，我也提醒您一句，您可是不会在县里久呆的人，依我估计，顶多半年之内，市级班子就要换届，您是不是再仔细考虑考虑？以后若把封了的档案再解冻，可总得有了说法。”夜幕中，魏树斌的眼睛炯炯地盯着他，而且改用了“您”。

就是这双眼睛，就是这一声接一声的“您”，让成志超觉得有些承受不了，热血愈发沸腾，心如擂鼓咚咚，他几乎是低声吼：“少说废话，封！”

成志超又是一夜没睡好觉，一闭上眼睛，就见有一支如椽大笔在眼前舞动，笔走龙蛇，笔尖下出现的竟都是自己的名字。从操场回到办公室，他就有些后悔了，那一声“封”，是不是喊得过于轻率失之权衡？省里的老书记叮嘱，免纷争，

少疏漏，但眼下跟董钟音的事，既失之于疏，也可能已露了；人事局的档案一封，便等于公开下了战书，纷争必随之而起，自己将如何拼争厮杀，最后又将如何收场，都还没个周密统筹的考虑。当然，封并不等于查，查也并不等于处理。这是个动一发而牵全身直捅马蜂窝的大事，虽是公安机关经手的案子，但在查处之前必须上常委研究决定，起码也得经书记办公会议。只要上会，自己就要说出查办的理由，那些人不管心怀怎样的鬼胎，料也不敢公开跳出来反对。但查了就要有结论，结论之后就要抓人惩恶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自己在这汹涌浪涛中，能保证稳坐钓鱼船吗？

成志超抓起了电话，他想告诉魏树斌，封档案的事暂放，电话通了，就在那声睡意惺忪的“喂”传过来的时候，他又把话机放下了。自己如此出尔反尔，会让魏树斌怎样想？自己又是个什么形象？不错，封并不等于查，那就先封着，但拖着不上会研究，那就不能查。狐狸被堵在洞里，总是要想办法钻逃，到那时候再顺坡下驴草草收兵，起码也让狐狸们知道我成志超是枪下留情放了他们一马，日后多少也会有些收敛，休想再把谁当成有眼无珠的瞎子掰了手指不识数的傻子。这般一想，成志超就又把电话打过去，对魏树斌说，封档案时，不论谁问，都不要说理由，更不要说这是我的命令，明白了吗？魏树斌那边静了好一阵，才说，好，我照办就是。

成志超吃过早饭，没等机关里的人上班，就又把小车司机早早找来，坐车返回东甸乡去了。大棚基地那边本可暂放，他原打算回机关把积压的事情处理处理，但他改变主意了。枪口抬高一寸，那些人必找堂皇的借口，他要等待时机。

但是奇怪，没人疏通，没人说情，甚至没人主动跟他提起这件事。是那些人找不到理由？还是故作不以为然的轻松姿态？或者根本没把它当回事？拍马出阵的将士受到对面敌阵的不理不睬，反倒一时茫然，不知是该拍马冲杀过去，还是悄然退阵为好。

几天后，成志超又回了县委。那是大营，中军元帅不能总不回帅帐。办公桌上又堆了许多文件和信函，他拨了拨，便见了那刺眼的一封。字迹熟悉，和那个号码一样熟悉，信封上只写了“县委 成志超收”，寄信地址也只写了“本县 内详”。没贴邮票，因此也没有邮戳。如此看，是她本人或委托别人直接送到收发室的。这种县内的书信常这般呈到案头来，不奇怪。

自从陈家舟送去那份通话明细单后，成志超只给董钟音打过一次电话，通话时间也很短，只几分钟，他还特意说明了一句：“近些日子，我很忙，打电话要少些，你别怪我呀。”董钟音很善解人意，有了这句话，她一次也没把电话打过来。成志超不想把意外的险情告诉她，理应由男人扛起重负，何必叫女人担惊受怕想得太多呢。

成志超拿起剪刀，小心地打开信封，似乎怕伤及来信人的毛发。董钟音以前也给他写过信，那是些电话里不便说的话，见他一封也没回，便知了他的小心，再不写了。他曾提出给她配个手机，联系方便，可发短信息，还可防“核泄露”。她却坚决地摇头拒绝，说我两点成一线，家里有电话，单位也有电话，不要！对他的赠与，她什么都不要，有时买了，她也坚决不留。对于这一点，成志超有时很不解，也很

无奈。

信只有薄薄的一页，极简短的两句话。没有称呼，也没有落款，只署了日期，正是今天。

有要事，必须和你面谈。今晚九点，城西我家附近的桥头，不见不散。

什么事呢？这般紧迫神秘，而且选在了晚九点，那是没有多少夜生活的小城已基本安静下来的时候啊！成志超的心又紧上来，自然而然便又想到了电话明细单，还有已下令封存的人事局档案。莫不是那些人敲山震虎杀鸡吓猴，已故意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她，企图通过她对自己施加压力？他想先给董钟音打个电话问问，又想她此时正在单位，有些话不好说，便作罢了。这一招太阴狠，已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啊！

一定，一定！成志超坚信自己的判断。

成志超有了这样的判断，便觉心里有了底数，半天多的工作表现得很平静也很从容。吃过晚饭，他从县委大院正门走出还有意跟门卫师傅打了招呼，“天暖了，出去走走。”他在几条主要街道漫步一圈，看看离九点只剩二十分钟，才穿过没有路灯的小巷向城西去了。

时令已是八九，七八河开，八九雁来，再过几天，就是二月二龙抬头了。夜风仍很清凉，但已没了寒意，凉湿湿的，让人总想狠狠地抽抽鼻子多吸几口。小桥不长，踏上桥头，隐隐地便看到了桥那边的熟悉身影，还有身后影影绰绰的一片小树林。她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？仅仅是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吗？成志超心里突然生出几分愧疚，早知这样僻冷，他应该早来等她才是呀。

成志超加快了脚步，董钟音也迎了过来，但就在两人快走到一起的时候，小树林里突然响起摩托车轰轰的发动声。成志超怔怔神，向那声响处望去，一束雪亮的车前灯已逼射过来，晃得他睁不开眼睛。那摩托车风一般疾旋而来，到了两人跟前又嘎吱一声停住了。成志超喊了声小心，便见车后座跳下一个黑影，抡起手里什么东西就向董钟音头上砸去。嘭！是啤酒瓶炸碎的声音。董钟音应声倒地。成志超急向黑影扑去，那黑影身手却矫捷，回身一脚，正重重地蹬踢在他的腰间。成志超跌跌撞撞倒退几步，因扶住了桥栏，才没摔倒。想再向前冲扑，那黑影已跨回车后座，摩托车嘶吼一声，便又旋风般直向县城方向驶去了。

成志超去扶董钟音。董钟音连惊带吓，头部又挨了重重一击，昏迷了。黑暗中，成志超在董钟音的头脸上摸了湿湿粘粘的一把，也不知道是血还是啤酒，更不知伤在了哪里。成志超急急地喊：“小董，钟音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董钟音醒来了，抓着成志超的手欲往起坐：“哎哟，疼……你、你没事吧？”

成志超长嘘了一口气，从衣袋里摸出手机。

董钟音的手压住了手机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报 110。”

“你糊涂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只你我俩人，巡警来了，我们怎么说？你不想在县里呆了呀？”

“那……也要赶快送你去医院。”

“你扶我……往城里走，遇到出租车再说吧。”

说话间，就见有汽车呼啸着急驶过来。到了跟前，停下

了，车上跳下几个人，竟正是巡警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几束电光照在董钟音身上。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成志超心生疑惑，问。

“有人报警，说有人在桥头被酒瓶打伤了。”

“什么时间报的警？”

“就是刚才，几分钟前。咦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说说，怎么回事？”

我还没来得及报警，就有人抢在前面报了，而且先定性酒后伤人，这定是伤人者自报警。阴谋，傻子也看得出的阴谋！报警者的目标不是伤者，而是我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张扬！

“赶快送人上医院！”

“我们问你呢，怎么回事？”巡警的口气强硬起来。

人家有谋在先，还有必要遮遮掩掩吗？成志超也强硬起来：“我是县委书记成志超。请先送人去医院，别的以后再说。”

巡警们愣住了，手电向成志超照过来，却又不敢往脸上直照。

“您……真是成书记？您怎么……会在这里？”

“少说废话好不好？我散步，我碰上了，你还想问什么？马上给魏树斌打电话，就说我在县医院等他！”

巡警面包车奔了县医院。董钟音的伤不是很重，后脑勺被啤酒瓶砸出一道口子，摔倒时手撑在地上，掌上也被碎瓶碴子割破了，经过清洗、缝合、包扎，又打防止破伤风的针，很快处理完毕。医生见县委书记和随后赶来的公安局长一直陪在身边，处理得格外小心在意。医生又问是不是恶心？董

钟音说有点儿，我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医院说，可能是轻微脑震荡，就又开药方，嘱咐护士在点滴时注意观察。做这些事时，董钟音一再用眼色催促成志超赶快离去，成志超只做不觉，站在旁边不走。董钟音只好说，谢谢二位领导，太晚了，你们回去休息吧。魏树斌也一次次暗扯袖头，成志超的脸一直沉着，只是不动，害得魏树斌也不好走开。

走廊里突然拥进呼啦啦的一帮人，一位副书记，一位副县长，还有财政局长、城建局长、计委主任，以及底下的一些什么人，热热闹闹地还抱着几篮鲜花，说听说成书记散步时被人打伤了，大家急坏了，便都跑了来。成志超也不答话，脸一直石头样地绷着，极冷峻。那些人便自拉自唱自圆其说，说原来是别人，成书记只是碰上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成志超仍不搭言。那些人又解嘲地跟魏树斌开玩笑，说社会治安可是你魏大官人的职责范围，再出这种事，往后我们谁还敢上街散步？都是平级同僚，魏树斌就只好绷着了，瞟了成志超一眼，也半开玩笑地说，感谢批评，以后治安不好，还是赶快请领导另派高明。回去吧，我和成书记也随后就走。

众人留下鲜花和慰问品，离去了。在送董钟音去病房时，魏树斌有意滞后几步，又一次扯住成志超袖子，小声说：

“成书记，这个地方不宜久留，还是赶快离开，小心出影响。”

成志超冷笑：“影响？影响早在事情没出之前就被人家谋划好了，我怕不怕、离不离开又有什么用？这一点你难道没看出来？”

魏树斌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咱们前脚进医院，有人随后就

跑来慰问，吉岗县城虽说弹丸之地小了点儿，消息也不至于传得这么快。这一点，我怎么会看不出。可我……不知是不是还应该提醒你一句，情况复杂，还是不要书生意气感情用事为好。”

成志超和魏树斌跟进了病房。病房很清洁安静，只安设了一张床，还有彩电卫生间，显然是看在县委书记的面子上破了格的。魏树斌待护士扎好了点滴，说你们先去别处忙，我们说说话。护士指了指床头的按铃，说有事请按铃，就离去了。魏树斌又对成志超说，我去外面抽根烟，五分钟后回来。

魏树斌的用意已极明显。病房里只剩了两个人。

成志超问：“约会的事，是不是还有别人知道？”

董钟音说：“怎么会？”

成志超又问：“你怎么选了那么个地方？”

董钟音瞪大了眼睛：“我？不是你写信让我到那地方去的吗？”

成志超恨得要拍脑袋：“我怎么这么笨，这么傻！笨出花儿了！傻透腔了！这个损招子，人家已经接连用了几次，我怎么还傻狍子似的往套子里钻！”

董钟音越发迷惘了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成志超冷静了些：“不关你的事。是有人暗算我，却让你吃亏。你安心地养伤吧。”

董钟音声音柔下来：“你这个人呀，我一次次催你离开，你怎么像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不听话？”

成志超深深地垂下头，像在赎罪：“我不离开，偏不！”

董钟音不再说话，眼里噙了泪花。

魏树斌推门进来，对成志超说：“我从局里找来两位搞内勤的女同志，陪护小董同志方便些，人已经来了。成书记，我们走吧。”

那个时候，已过了午夜，小城寂若无人，高空的繁星却愈显神秘。

10

午夜的同一时刻，在县长陈家舟的客厅里，灯火不熄。

文化局长、人事局长一直陪坐在家里。自入夜起，电话铃声不断，陈家舟一次又一次的应答都是“噢，噢，知道了，都知道了。不要来了，我有客人”。再后来，他就把电话插头拔了。两位局长见状，也忙把手机设到振动上，来了电话也轻易不接，屋子里安静下来。

什么“都知道了”的陈家舟脸却一直阴着，不肯开晴，那张嘴巴也一直只吸烟不说话。直到文化局长再一次掏出手机看了短信息，报告说成志超已离开医院回县委机关，他才低声骂了句：“一帮笨蛋，都是猪！”

两位局长面面相觑，知道老板在骂谁。他们这些人，背后都叫陈家舟老板。人事局长小心翼翼地说：

“他叫魏树斌把档案封了，都五六天了，我们心里越来越没底，只以为……老板会出面说句话，可老板就是不……”

陈家舟打断他：“我为什么要找他？我找他说什么？一张嘴，那就叫不打自招飞蛾扑火，先就在他面前矮了半截，不被烧死也燎个糊里八黢。他又为什么封了档案后不立会研究，

反倒急三火四地跑到乡下去？说明他心里也在犹豫。他犹豫什么？他不懂一查就引火烧身？他不知道只要安安稳稳地在这里再混个半年几月，就会升到哪个市里当州官？他要我找台阶给他下，我偏不给，那他只好自己找。按我分析，也就这三五日，他总会找个什么借口，把这事放个蔫屁，臭臭自己也就算了。可你们偏沉不住气，事先也不跟我招呼，就自作聪明，非把蔫屁当响屁放。这回好，把稀屎都挤出来了，你们说，这个腚怎么揩吧？”

文化局长嗫嚅地说：“我们也知道他有犹豫，但犹豫来犹豫去，就可能出现两种结果。他真要立会说声查，谁有理由阻止？又谁敢阻止？我们想……与其这样，不如叫他后院起火，只要他忙着顾自身名声脸面和日后的升迁，也就只有按咱们的思路走这步棋了。”

口干舌燥正喝水的陈家舟砰地把玻璃杯子蹾在茶几上：“你以为成志超是你呀？胯裆里夹卵子的男人怕啥？怕激！狗急眼了还跳墙呢！烧红的铁疙瘩往冰凉的水里滋啦一激，叫淬火，淬过火的铁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钢！钢比铁硬懂不懂？你们非逼姓成的硬起来呀？成志超眼睁睁地看到人被打了，又心里明镜似的猜得到是被谁打的，他只要还是个男人，就不会善罢甘休，就是原来有当缩头乌龟的打算，这回怕也要张口狠狠咬你一口了，而且咬住就不会松口。”

文化局长咕哝说：“就为一个娘们儿……不会吧？”

“那你们就等着瞧。换了我，绝咽不下这口气。亏你们还是个爷们儿！”

人事局长心里仍不服，说：“他硬？不等他硬起来，明天

满城里就都传开了成志超搞破鞋被人打了的事，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更得开锅。他自身难保脸没处放，还硬个屁！依我看，吉岗县他是呆不住了，他得赶快给我们滚蛋！”

陈家舟摇摇头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你们啊，口口声声说是我陈老板肚里的蛔虫，却哪里知道我的心思？成志超不贪不撙，只是暗中有个相好，你终能把他臭成个啥？我更愿意成志超在县里佛爷样地呆着，也愿意佛爷样地供着他，他图清静，我们图实惠，有什么不好？只要再哄他风平浪静几个月，他必升一级，自有佛龛。我呢，也极可能顺势补位，坐到他那个位置上去。可你们这么一闹，即使他夹着尾巴走了，不咬不闹，可他心里有恨，只要到省里说一声陈家舟不适合当一把手，那我们的这台戏就又得从头唱。”

两位局长再不敢吭声了。好一阵，文化局长才讨好地说：“谁说老板是粗人？我看上下五千年的事，比我这个文化局长还悟得透呢。要怪，我看也还得怪老板，这些指点迷津的话，为啥以前不跟我们这些书呆子说道说道？事已至此，老板也别生气了，该怎么做，老板还是赶快吩咐，等一会儿，天可该亮了。”

陈家舟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上策已失，只好走中策、下策，乱了套，那就从乱套上来吧，让他再乱，越乱越好。我还有两步棋，第一步，还是你们去走，别睡觉，马上去做，天亮前就做起来。獐子既已憋在洞里，那就抓紧往洞里熏烟，先熏它个蒙头转向五迷三道再说；第二步，由我来走。把獐子逼急了咬人不算本事，还得想法放它一条生路，让它赶紧滚蛋，保住我们自己平安要紧。至于他走后谁来，走一步看一

步，再说吧。用麻将桌子上的话说，这一圈，我没和牌，也不想和了，但总不能再给别人点炮吧？咱们说办就办，我倒要看看，他成志超怎么接我这张牌。”

11

成志超从走出县医院大门那刻起，就下定决心，他要动手了。

一块烧红的铁，在骤然浸水冷却后，果然增加了许多硬度。他准备明天上午，先召集书记碰头会，下午，开常委扩大会，扩大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、监察局、公安局、检察院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。那是个并不复杂一目了然的案子，只要把人事局那七十几个新录用人员的造假档案找出来，当事者便谁也休想推脱狡辩。至于此案必然引起的轩然大波，他也豁出来了，大不了被激流中的污泥浊水冲呛个人仰马翻，然后卷起铺盖滚回老家去。可我人仰马翻，那些乌龟王八蛋口里也没含避水神珠，你们将被冲呛得更惨，法纪无情，利剑高悬，交交手咱们再见高低吧！

成志超只是不放心董钟音，也不忍。事端一起，浊浪排空，那个无辜的女人必被卷进漩涡，虽无大虞，但名声也受损害，恶人们落下水也要胡乱喷上几口粪水的。这种事，男人的心理承受总会坚强些，但对女人，尤其是独身女人，那种伤害和长久的影响不言自明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成志超就往董钟音家里打了电话，虽然明明知道此时她还在医院里打点滴。此后就每隔一会儿打一次，

直到过了凌晨四点，那个电话才有人接。

“感觉好点儿了吗？”

董钟音很吃惊：“你还没睡吗？”

“等你回来。当然，也不光是为这，我脑子里很乱，想了许多事。”

“不用惦记我，大不了，有些人嚼嚼舌头，我有准备，你也许还不知道，其实我很坚强。”

“钟音，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最近，我要采取一个行动，一个很大的行动，可能仍要伤及你。但我思前想后的，你就多委屈吧，我已顾及不了那么多。你有恨有怨，就在心里骂我好了。”

电话那边静了好一阵，才说：“我早觉察这些天你有心事。该下决心就下决心吧，别想那么多，我不喜欢婆婆妈妈的男人，我知道你不是。”

“谢谢你这样理解我。可我还是要说，这把火由我烧起来，我就不会再在县里待下去了，但请你放心，不论我去了哪里，我都要为你负责，我会调动关系，想尽办法，把你调到一个相对安宁的地方去。”

“不，不用！……我们不说这个了。”

董钟音轻轻叹息一声，说：“你睡一会儿吧，马上就天亮了，你还有大事要做呢。”

成志超看看表，和衣睡下，他突觉心境平和，再无他虑。这一觉，他睡得很香甜，直到走廊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，他才醒来。

房门敲响，咚咚咚，很慌急。成志超揉揉脸顺顺头发，打

开了门。门外站着秘书小张和办公室主任，都是一脸的张皇之色。走廊里还有别人，眼神都怪怪地望着他。成志超心沉了沉，问：

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小张和办公室主任却不答，穿堂入室，直奔了窗前去。办公室在三楼，居高临下，只见县委大院的门前正围了数百人，一片混乱，有人在跳脚叫骂，隔着窗户，也不知在骂些什么。人群中还有人张挑着横幅标语，上写“臭流氓成志超滚出吉岗去！”若不是有警察在大门前拦阻着，那些人早冲进大楼里来了。

办公室主任将几张纸片递给他，那是揭下来的小幅标语，写的也都是很恶毒的话。

成志超只觉胸闷头胀眼冒金花，心里暗暗提醒自己沉住气。魏树斌匆匆进来，眼色示意，办公室主任和小张便退出去。魏树斌问：

“成书记，他们恶狗先咬人，煽动群众闹起来了，怎么办？”

成志超说：“赶快把董钟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”

魏树斌说：“我已派人去办了。”

成志超问：“带头叫骂的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说是董钟音婆家的亲戚，两男一女，男的说是小叔，女的说是嫂子，难辨真假，骂的都挺难听。”

“董钟音的婆家人不是都在外地吗？”

“连夜赶来的，来了就直奔县委。”

“他们的信息倒灵，动作也快。”

“先下手为强，有人在做这个文章。”

“你去请纪检委的人出面，先把他们稳住。围观的人也抓紧疏散，要注意政策，千万不能激化，放了火的人在隔岸观火，惟恐天下不乱，我们不能上当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说这话时，电话响了，是省委老书记的继任秘书打来的。秘书说：

“老书记叫你马上回来，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。”

成志超迟疑了：“什么事呢，这么急？”

秘书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你回来再说吧。”

“拜托你跟老书记说，能不能……缓一两天？”

“不行。老书记已经一再强调了，让你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和事情，立即，马上，一刻也不要拖延。”

县里刚刚发生的事情，竟让省里的老领导都知道了，真是迅如星火呀！

12

成志超坐小车回了省城。断任秘书挡驾说，老书记正和客人谈话，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，没时间，让你先回家跟爱人谈，老书记的意思你爱人都知道。成志超心又一紧，问我家那口子找老书记了？秘书点头，目光里满是惋惜和同情，说回家后千万别性急，有话好好说，该道歉就道歉，我看大嫂是很通情达理的人，老书记为你考虑得也很长远，来日方长，不必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吧。成志超便知这是老书记生气了，有意不和他面见。不由心里又骂，这帮王八蛋，竟玩起了子

母霰弹，一炸一大片，连家里都不给留一份安宁，真狠啊！

成志超坐车回家，到了楼下时，司机问，我是不是先回去？成志超说，你在楼下等我，家里有事，我不请你上去坐了。饿了，就到附近找个地方垫补垫补吧。开车门时，司机也小心地安慰一句，成书记，别上火。

成志超猜想此时儿子还在学校，妻子却一定在家，她不会上班，她等他有话要说。成志超没按门铃，用钥匙自己打开房门，果然，进了屋子，便见妻子的两只高跟鞋胡乱地丢在地上，一只还歪在远远的客厅一角，那是妻子进屋时随火气一块儿甩过去的。妻子的外衣也胡乱地扔在沙发上，而不是挂在门后的衣架。成志超换了拖鞋，定定神，向卧室走去。妻子宋波躺在床上，是正面朝天的姿势，面色灰白，两眼红肿，却大睁着，直直地望着天花板，枕巾已洇湿了好大一片。

成志超在床前站定。宋波却不动，身不动，眼不动，口也不动。成志超就那么站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转身，从书房里搬过一把折叠椅，又顺手抓了一盒烟，再回卧室，便静静地坐在床边，点燃烟，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也等着妻子可能会说什么。

连着吸了两根烟，这对于成志超，可算破纪录。妻子仍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。他终于忍不住，先开了口：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“你回来干什么？”妻子的声音冷冷硬硬，像冰坨子，像铁疙瘩；又远远地，像来自天边的幽灵。

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，我也不想请求你原谅。你说怎么办，我都听你的。”

妻子眼中的泪水又泉水似的涌出来，好一阵，她才说：“是，我不能原谅，但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孩子，我又不得不原谅。我是学医的，也是搞医的，我了解男人的弱点和那种生理本能，为了那种本能，男人很容易做下很伤家人心的错事。这一点，我把你估计过高了，我还以为你是个意志坚强，品行端正，很能自律的一个人。但事已至此，既不想离婚，我还能怎么样？你跟那个女人彻底决断了吧，然后听从老书记的安排，马上到省委党校学习，离开那个是非之地。”

成志超一怔：“去学习？”

“对，去学习。老书记爱护了你一场，你却让他太伤心太失望了，可他还是没扔下你不管，这也是他万般无奈的办法。这期县处级干部班开学已经半个月了，是老书记亲自找省委组织部，又找党校，才同意让你插进去的。几个月后，市级班子换届，有些人选要从这期学员产生。你去吉岗时，老书记叮嘱过你，可事到如今，你的小辫子让人家抓住了，你把矛盾也挑起来了，即使这样，老书记仍在给你创造机会，你千万不能让他再失望了。”

成志超又抽出一根烟。他脑子里胀胀的，木木的，一时拿不准主意，这是临阵脱逃呢，还是随机应变？

“老书记给你的时间是三天，今天就算一天。三天后，你必须到省委党校报到。如果你还要任性胡为，所有的后果，包括工作的，也包括家庭的，你自己掂量吧。”

这是最后的通牒。

成志超站起身：“既然只有三天，我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”说罢，就转身拉开房门而去了。

13

成志超是入夜时分回到县城。望着车窗外如织的灯火，还有街上悠闲散步的人，心里不由酸酸痛痛，百感交集。此一别，可能就再不会回来了。自己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，不算长，可也不算很短，可究竟都干了些什么？搞了一片大棚试验田，有了些规模，但还没见到预想中的效益，就算是成功吧，那也是老书记的筹划和支持；再有……就是在这里结识了一个让自己身心相投的女人，且不说这种结识是否道德，但这个女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被人打了，打得很重，从此又留下了一个不贞不洁的坏名声，自己也将灰溜溜地离去，并极可能从此天各一方，再不来往。我成志超给这个县城的数十万民众留下的将是一种什么印象呢？不过是个不管事也不做事的花花太岁而已。那么日后，曾经被戏称为父母官的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再踏上这块土地呢？

司机将成志超送进县委大院，却没有马上离开。午前去省城时，他没叫秘书小张随同，那个年轻人太过功利，也太过油滑，而这个司机则为人厚道，嘴也严实，不声不响地从未给自己找过任何麻烦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成志超心里又酸痛起来，也有些愧疚不安。记得有一次司机的老母病了，病得挺重，可这小伙子一次也没耽误自己用车，当时怎么没想到去医院看看病中的老人呢？于情于理，都大不该的。

成志超说：“累了一天，你回去休息吧。”

司机说：“机关食堂早没人了，我陪你找个地方吃点东

西。”

成志超说：“我不饿。饿了有方便面。”

司机说：“你……午间都没吃东西吧？”

岂止是午饭，连早饭都没吃呢。早晨一片闹哄哄，午间回到家里又冷冰冰，哪有心思吃饭。可肚里不觉饿，只觉胀，在路上矿泉水喝了一瓶又一瓶，却一次也没小解，肚子里窝的是一股火呀。

司机又说：“成书记，一辈子谁都会摊上几件不顺心的事，你千万别上火。其实你是怎样一个人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”

成志超心里热上来，在司机肩上重重地拍了拍，就上楼去了。

打开办公室的门，成志超怔怔地发了一阵呆。两年多的时光，风一般地飘逝而去，这里是发号施令的帅帐，可自己愧对这间屋子了。办公桌正中，放了一份电传文件，是市委组织部发来的，通知自己到省委党校学习，县委的工作，暂由陈家舟同志代为主持。成志超心里冷笑，车轮快，赶不上电信快，如此看来，自己滚蛋的事，吉岗县里已经“地球人都知道”了。他又去按电话的来电显示键，这一天的未接电话很少很少，那个熟悉的号码没再出现，这在意料之中，可也让人沉郁失落。倒是魏树斌的电话来了一次又一次，最近一次是在十几分钟前，他为什么不住手机上打呢？

电话又响起来，还是魏树斌的。成志超拿起话筒，可对方却把电话挂断了。他想复回去，可想了想，算了吧，还说什么呢？

没想，只几分钟，魏树斌就推门进来了。县公安局就在

一条街上，很近。进来也不说话，脸铁青，一屁股坐到办公桌对面，脸脸垂着，一只手在下巴上摩挲，浓重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，摩挲出沙啦沙啦的声响。

终于，魏树斌问：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上午开常委会，把工作交接一下，午后就走。”

魏树斌把脸抬起，目光如鹰如隼似针刺地射过来：“那件案子怎么办？”

成志超把眼睛躲移开：“我走后，谁当家谁说了算，咋定咋是吧。”

魏树斌把牙帮骨咬了又咬，说：“有人说我是一条狗。那些人整完你就要想法收拾我了。”

成志超摇摇头，苦笑：“我可能连条狗都不如。”

魏树斌骂：“他妈的，狗就狗，是狗也是一条警犬！我魏树斌不属于哪个人，我属于国家公安机关！成志超，你听着，你走吧，我不敢误你的仕途前程。但你前脚走，我立马就向上级公安机关报案，我还有足够的证据和破案线索。你怕，但我不怕，大不了我还去当我的警察。我就不信哪个大嘎秃子拉立正，真能遮住天！我要跟你说的只是一句话，到了办案人员找你取证的时候，我只希望你别不像个男人！”

魏树斌把一腔义愤留在屋里，起身就走了。成志超起身站到窗前，眼望着魏树斌大步走过灯光昏暗的大院，走出戒备森严的大门，走进灯火辉煌的大街和滔滔不绝的人流车流中去。他不禁又一次想起董钟音曾经念给他的那两句词：“左牵黄，右擎苍。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……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县委常委会准时召开。人到得很齐，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正在市里参加会议，赶回来了；常务副县长在省里跑招商项目，也赶回来了；县人大主任和县政协主席列席了会议。会议室里显得很严肃，不似往常会前总是少了一些玩笑和道听途说。稍有不同的是，成志超在自己面前摆了一盒烟，是通红通红的大中华，此刻，他抽得很悠闲很从容，一副意得志满宠辱不惊的模样。

“现在开会。今天会议议题只有一个。是公安局现已掌握大量证据，认为县人事局现存档案中有伪造嫌疑，我已于数日前同意封存备查。此事关系重大。今天的议题就是，这个事要不要立案？立了案怎么查？建立一个怎样的办案机构？”

会议室突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，但很快，就是一片窃窃的私语。陈家舟忍不住了，问：

“成书记，今天的会议内容不是交接吗？”

“什么时候交接，择时再定，我会向市委组织请示。”

“你、你这是搞突然袭击！”陈家舟脸色大变。

成志超却淡淡一笑：“人事局的档案封存，已有十来天，想来不会有哪位常委同志还不知道吧？既封，就要查，估计大家也早有这个思想准备，怎么能说是突然袭击呢？再说，我是主持县委工作的书记，将工作议题提交常委会讨论，还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陈家舟气急败坏，站起身：“我拒绝参加这个会议。”

“可以。但最后表决时，只能按弃权处理。还有哪位同志弃权吗？出席人员少于半数，我们就可将立案请求提交市委。”

陈家舟气冲冲地离席而去。有人似乎想追随，但终没动。

14

第四天，妻子宋波电话追过来。

“你怎么还不去党校？”

“我手上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，常委会决定，责成我牵头办理。等我这项工作告一段落，再去吧。”

“哼，我知道你的重要工作是什么。我只再问你一句，这个家你还想不想要？”

“想要。但你一定逼我，我只好悉听尊便。”

咋地一声，电话摔掉了。

第五天，省委老书记的电话也追过来。

“志超啊，这个电话是不是非得我来打，你才会移动大驾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老领导，这些年您一直很关心我，爱护我，甚至可以说在我不争气的时候，保护我。”

“是，我错爱了你，也错保了你。但你不听话，你以为我就没办法啦？”

“没有，我不敢这么想。你要撤我，只是一句话的事。但我再一次向您请示，让我在县委书记的这个位置上，再干一个月，不，哪怕只半个月。以前，我在这个位置上，可以说一无所为。我不讳言，我还做下了一些很不应该的事，对不起妻子，对不起孩子，也对不起那个女人，不光自己脸上无光，也给您的形象蒙了灰尘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很愧疚，无地自容。但这次，我下决心正在做的这件事，是一场正义与

邪恶的决斗，我认准绝不会有错。往小了说，对家庭，对我自己，往大了说，对您，对省委，对我们党的形象，都只会增加光彩。因此，我决意豁出去了，也许是豁出一生的前程，豁出家庭的安宁，但我无愧无悔。眼下，我只希望我的父亲一样的老领导仍然理解我，支持我，让我真正当一回县委书记，或者说，让我堂堂正正地做一回血性尚存的男人，我不想再让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不能让我自己瞧不起自己。我求您了，老领导！”

这番话，成志超想了很久，从他下决心查办案子的那一刻就在想，一直想到此刻。他知道，老书记会动怒，电话一定会来，没有老书记的背后撑腰力排众议，他仍可能半途而废一事无成。他说得情真意切，到后来，已动情得有些哽咽了。

老书记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那个案子，我已听说，我原来的打算，是把你先调离，再派得力干将过去，不杀他个人仰马翻，我也心不安心不甘啊。你既这样说，我只有祝你成功了。”

15

一只在空中盘旋已久的鹰，突然收紧翅膀，直向地面的猎物俯冲而去。

一个并不复杂的案子，犹如进军路上的一个碉堡，只要有人肯像董存瑞那样舍得身家性命点燃导火索，它还能挣扎顽抗到几时呢？

案情很快大白于天下。除了伪造档案，以陈家舟为首的数十人小集团涉嫌贪污公款、收受贿赂、买官卖官等多种罪恶，涉案金额高达逾千万元。这在一个并不富庶的北方小城，不啻一个天文数字了。一个贪赃枉法的土围子顷刻土崩瓦解。

一月后，成志超被调回省城，新的职务是文化厅厅长助理。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职务，进，可为副厅长；退，则仍是一名普通的处级干部，那实际权势又哪比一个同级别的县委书记，既含了以观后效的贬黜之意，又为日后的可能升迁做了铺垫。老书记在这个人事安排上，是颇动了一番苦心的。

成志超回到省城的家中。宋波已将他的被褥衣物都堆到另一间屋去了，自己和儿子住一室，连饭也不再肯跟他同桌吃。儿子看他的眼色总是怪怪的，怨怨怯怯的，不知宋波都跟他说了什么。一连十来天，成志超看家里这片天久阴不晴，又耐不得那种尴尬，便又住到办公室去了，隔三五日回家看看孩子。也许，只有日后当了副厅长，夫妻俩才有破镜重圆的希望？鬼知道呢。

夜里，寂寞的成志超有时还会给董钟音打打电话。他问，我给你联系好了调转的地方，那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不比吉岗差，你怎么不去呢？董钟音反问，省里领导给你联系好了去党校学习，你怎么不去呢？成志超无言。董钟音声音又柔下来，说你放心，我在这里时常还生出一些骄傲，因为你……

也许，成志超在吉岗县结交下的朋友只有魏树斌了。有时，魏树斌到省城办事，便一定挤时间来看看他。两人坐在文化厅对面的一家小酒店里，一杯接一杯地对饮，直到大醉。魏树斌说：

“你走后，县里人麻将桌上都有了新俏皮话啦。”

成志超问：“怎个俏皮话？”

魏树斌说：“成志超拍桌子，上听啦！”

成志超不解：“这是啥意思？”

魏树斌说：“上听都不懂？你不会打麻将吧？牌齐了，只差谁点炮或自摸，就和，那当口就叫上听。”

成志超仍不解：“这是好话还是歹话？”

魏树斌笑说：“想知好话歹话，那我就再说几句县里新传的顺口溜，还是说你的。‘成志超，有毛病，毛病就在骨不硬。突然一天上了听，眼睛一瞪不要命。该出手啊就出手，吉岗县里变干净！’”

两人相对哈哈大笑，齐齐举起杯：“干！”

小说家说：感情日精月华

《西游记》里说，生出孙猴子的那块仙石“自开辟以来，每受天真地秀，日精月华，感之既久，遂有灵通之意。”于写作者来说，“天真地秀，日精月华”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生活。

前几年，我到个县里挂职体验生活。那个县大山深处的悬崖陡壁上有一石窟，窟内立一侧目石雕菩萨像，引来四方香火，传说极灵极验，被当地人称为歪脖老母。我刚到县里时，有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建议我，去拜拜老母吧，会保佑你给你灵感的。我这个不信神灵，自然不会去做那种信徒。在县里的几年，我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跑乡镇，走村屯，

与村乡干部、普通农民、小车司机、机关工作人员广交朋友，和他们甩扑克摔象棋，海吹神侃。我渐渐地熟悉了他们，他们也不戒备地接受了我。读者朋友说我的创作有了些进步，我也有心智开启的感觉。保佑我的当然不会是菩萨，我虔诚礼拜的永远应是生活之母。

挂职生活很难给我们提供可写小说的现成故事，但我生活经验和情感积累在增加，在扩展，在变化充实，这就足够了。作为小说作者，有了这两点，便如强劲了想象的两只翅膀。我可以坦率地说，小说中的事件与故事肯定都是“纯属虚构”，但我也可坦然地自信，作品中的细节却不会失于真实，作品中所流露出的爱憎取向更不是空穴来风，那是“天真地秀”，那是“日精月华”，我编造不出来，不敢贪天之功，只能去慢慢感悟。

这篇小说首发的题目不理想，借转载之机，改为《鹏翼徘徊》。辛弃疾词：“落帽山前，呼鹰山下，人道花须满城栽。都休问，看云霄高处，鹏翼徘徊。”我不知是否真正理解了豪放词人这句词的意境。作品中的主人公不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与不足，也不管他曾有怎样的犹豫和彷徨，但他只要还有着一颗报国为民之心，在关键时刻终于弃一己私利于不顾，义无反顾地向着邪恶势力冲击而去，就仍无愧于共产党人的形象，一条令人敬重的汉子。这个题目是否是显得直露？我之雀翼，亦在徘徊。